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

# 原始叙事性艺术的结晶

原始性史诗研究

● 刘亚湖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

# 原始叙事性艺术的结晶

—原始性史诗研究

---

刘亚湖 著

本书为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原始叙事性艺术的结晶

——原始性史诗研究

刘亚湖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32 印张：9.5 插页：1 字数：234千

1991年6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200册

ISBN 7—81015—178—9/I·18

定价：4.20元

## 前 言

我国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学艺术。他们的民间口头创作极为丰富，其中史诗尤其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历史文化宝库中一串别具特色的明珠。我国三大英雄史诗，即藏族和蒙古族的《格萨尔》、(《格斯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是闻名于世的名著。它们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相媲美。此外，在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人民和突厥语族人民中至今还广为流传着数百部英雄史诗。在南方各民族民间同样也流传着富有神话色彩的各种原始性史诗和一批英雄史诗。

史诗体裁大抵是产生于史前文化阶段，它经过了悠久的民间口头流传过程。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史诗随着各民族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和演变。史诗是人类社会现实的折射性反映，在长期创作和流传的过程中，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各个阶段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都在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映现。史诗作为人类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代表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艺术成就，而且，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在文字资料中难以找到的信息。

印度史诗、古希腊史诗和欧洲中世纪史诗，早在几百年或上千年前就已被记录下来，成为书面史诗，退出民间艺人的演唱舞台，作为一种文艺式样已被人民群众淡忘了。因此，研究印欧

史诗缺乏活的材料，不少问题难以解释。可是，在我国南北各地存在着许多天才的民间艺人，他们熟记各民族数以百计的史诗。这种罕见的活的史诗及其演唱艺人继续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这种状况自然也引起了科学文化发达国家史诗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们的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们把对中国史诗的研究著作看作是解开欧洲史诗之谜的钥匙，并通过它探讨有关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等问题。

我国各民族史诗研究，主要是从解放后开始的，尤其是近十年来有较大的进展。鉴于目前尚未出版过一套系统的史诗研究著作，中国文学史的史诗一章的空白尚未得到彻底的填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发起和承担了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的撰写任务。根据这一课题计划的要求，我们要完成《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南方原始性史诗和史诗理论研究著作各一部。现与读者见面的是丛书中的一部。

我们课题组的全体人员为了很好地完成国家重点项目，积极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尽量掌握全面资料，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努力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撰写者水平所限，错误及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谨请专家及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仁钦道尔吉教授

1990年3月30日

# 目 录

前言	( 1 )
序言 (原始性史诗存活的大文化环境)	( 1 )
形态篇	( 23 )
典型的形态——在祭祖仪式上的形态	( 24 )
在生产环节里的形态	( 32 )
在人生礼仪中的形态	( 36 )
目的与形式 实用与超越	( 40 )
起源篇 (一)	( 48 )
内驱力：“征服欲”和“求同欲”	( 48 )
从图腾到始祖	( 55 )
从祭词到史诗	( 61 )
起源篇 (二)	( 71 )
古代生活的基础	( 72 )
情感特征的影响	( 86 )
思维方式的作用	( 90 )
本文篇	( 97 )
从人类起源到创世	( 98 )
从早期生活到农耕	( 110 )
从迁徙到民族形成	( 122 )

<b>类型篇</b> .....	( 127 )
射日型与斗雷型.....	( 127 )
图腾生人型与盘瓠型.....	( 134 )
化生万物型与盘古型.....	( 142 )
洪水型与伏羲兄妹.....	( 146 )
<b>形象篇</b> .....	( 153 )
具有灵性的小动物.....	( 155 )
带图腾意味的半人半兽神.....	( 157 )
创世造人大神和巨人.....	( 160 )
以人类第一代或早期祖先身份出现的英雄.....	( 168 )
<b>文化篇 (一)</b> .....	( 180 )
文化特质与文化精神.....	( 180 )
歌手与“神授” .....	( 195 )
<b>文化篇 (二)</b> .....	( 202 )
大环境里的小环境 大同中的小异.....	( 203 )
不同文化的差别 不同史诗的特点.....	( 211 )
<b>影响篇</b> .....	( 226 )
在叙事诗里的延续.....	( 230 )
在传说中的发展.....	( 236 )
在作家文学里的“复活” .....	( 242 )
<b>百科篇</b> .....	( 248 )
萌芽的文学艺术.....	( 248 )
萌芽的历史学.....	( 253 )

萌芽的哲学.....	( 259 )
萌芽的伦理学.....	( 264 )
萌芽的宗教学.....	( 268 )
萌芽的自然科学.....	( 272 )
<b>结束语 ( 原始性史诗的史诗性和原始性 )</b> .....	( 276 )



## 序 言

“牛死留有角，  
人死留下歌。……  
老人留歌众人唱，  
为将往事向后代人来叙说。……”

——《侗族祖先哪里来》

“让我们哟，  
生出雁鹅那样的翅膀，  
飞回混沌的太古，  
再现众神造世的景象！  
让我们哟，  
放开丽楼那样的歌喉，  
追溯漫长的历史，  
颂唱先祖创业的盛况！……”  
——《嘎茫茶道时嘉（侗族远祖歌）》

当我们聆听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这些“老人”留下的颂唱先祖创业“盛况”的长篇诗歌时，一幅幅神奇壮丽的图画展现在我们面前：天地未分的混沌，开天劈地的壮举，人类始祖的诞生，原始氏族的形成，居穴伴兽的境况，射日斗雷的奇景，洪水滔天的劫难，人类世界的复兴……它们无疑是一个民族原始社会历史的幻想反映，展示了民族祖先远古时代顺应、征服自然的艰苦奋斗

的幻影，构成了充满人类童年天真幼稚幻想的、象征并融合某些写实的体系。这些与原始初民同在的富于神秘色彩的记忆既内化贮存于人类潜意识中，又物态化或历史化成民族的“根谱”流传于世间。

这些长篇诗歌，萌芽、生长在一片特殊的肥沃的文化土壤里。如果我们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形图和民族分布图，把目光投向南方，就会发现一种独特的现象：从北边的金沙江流域、武陵山脉，到南边海南的五指山区；从西边云南西部的边陲，到东边浙江、福建相连处的丘陵地带，分布着许许多多重峦叠嶂的山脉、蜿蜒曲折的河谷、连绵起伏的丘陵、群山环抱的平坝等。在这些山间水畔，居住着彝、纳西、普米、白、哈尼、傣、基诺、拉祜、佤、布朗、景颇、德昂、阿昌、傈僳、怒、独龙、苗、侗、布依、仡佬、水、土家、壮、仫佬、瑶、毛南、京、畚、高山、黎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远古时代，这些民族的先民曾经是足迹遍布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万山丛中、湖海之滨的氐羌、百濮、百越、三苗、南蛮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或跋涉千山万水，迁徙、定居；或征服天荒地莽，繁衍、壮大，都在这块土地上艰难而又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这块土地以及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各少数民族富于原始色彩的经济状况、社会形态、精神氛围、风俗民情等等、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大文化环境。正是这片丰饶的文化土壤，孕育、滋养了这些独特的洋溢原始气息的长篇诗歌。

这片文化土壤，首先包括这些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这些自然环境具有许多独特的性质。如果我们从最高点滇西北、川西南的怒江流域、金沙江流域依次向东向南俯视，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种类型：

**大峡谷地区：**怒江流域的独龙族居住的独龙河谷，南北长约三百多里，东岸是海拔五千多米的高黎贡山，西岸是海拔四千多

米的担当力卡山，山顶每年积雪达六、七个月，河谷则气候较热，每年平均温度在二十三度左右；再往南，峰峦重叠，百川汇流，西有高黎贡山，东有碧罗雪山，海拔均在四千米以上。怒江和澜沧江分流其间，形成南北走向的两大峡谷区。河谷和山巅相差达三千多米，气温悬殊很大。傈僳族就居住在这两大峡谷里。

**高寒山区：**滇东黔西乌蒙山两麓和大凉山部分地区，海拔三千至三千五百米以上，山岭高耸，气候寒冷，一部分彝族就居住在那里；滇西北云岭雪山和玉龙山部分地区，也是峰峦突起，地势陡峻，平均海拔二千六百米以上，是一部分纳西族、普米族的住地。

**山区：**云南境内的哀牢山、无量山、蒙乐山、布朗山、基诺洛克山等地区和高黎贡山、怒山余脉，多崇山峻岭，大都在海拔一千至二千五百米左右。山岭连绵，森林密布，深山密林中隐现村寨小径。间或出现的平坝、河谷，大都狭小而破碎。一部分彝族和哈尼族、佤族、拉祜族、布朗族、基诺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等民族就居住在这些地区；云贵高原东北部和湘鄂西高地，苗岭山脉、武陵山脉等横亘其间，山岭重迭，岗峦密布，这里居住着苗族、土家族等民族；湘粤桂交界的五岭、十万大山等山脉，山峦逶迤，溪涧纵横，形成大小不等的山麓陡坡、瑶族在这里建立家园；海南西南部的五指山区，主峰入云，高达一千八百多米，群山之中散布着盆地河谷，黎族就居住在这里。

**半山区和丘陵：**云贵高原边缘地区，山峦连绵，丘陵起伏，林木葱笼，溪流交错。河流蜿蜒于群山丘陵之间，形成许多河谷和平坝，这些地区居住着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等民族；广西西部多山岭，多丘陵，石灰岩分布很广。石山中间，小平坝时时可见。这些地区居住着壮族、瑶族、毛难族、仡佬族等民族；畲族主要居住在闽东浙南地区的丘陵地带，境内山连水接，树绿竹翠。

**河谷和平坝：**云南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的一些地区，地势比较开阔，土壤比较肥沃，是白族等民族的聚居区；西双版纳、德宏一带一些群山怀抱、密林环绕的河谷、平坝地区、是傣族等民族的聚居区……

上述这些地区，大多数处于亚热带、热带，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具有良好的天然条件；树林草丛，自生自灭，年复一年，化为春泥，形成这一片片肥沃的土壤。但大多地形复杂，不易耕作。无地利而有天时，无便宜而有潜力，构成这些地区的一大特点。

高山深谷、密林孤寨，再加上种种历史的原因，使中国南方不少地方的少数民族呈现着独特的经济状况。以新中国成立前夕为基点，例如：

独龙河谷的独龙族、西双版纳地区的基诺族、西盟等地的佤族等民族还处于原始的刀耕火种的状态，生产工具比较简陋，生产水平比较低。独龙族用尖竹器和尖木器在山地上戳洞点种玉米，工具随用随丢。用天然树丫削尖制成木勾松土、锄草，后来才在木勾的尖端上镶一道外地输入的铁皮，改造成为山铁锄。没有发展到犁耕。土地轮歇耕作，随迁随耕，没有固定下来。基诺族主要的生产工具是砍刀、剃铲、火镰，主要的经营农业的手段是“放火烧山”，垦荒时伐木刈草，晒干后放火焚烧，烧后的草木灰用作肥料，稍事平整后即挖坑点种或撒种。西盟等地的佤族处于从“刀耕火种”到“挖犁撒种”的过渡阶段，或将长满的树木和茅草砍倒、晒干、烧光，不挖不犁就点种；或砍倒烧光后用锄挖一道或犁一道，然后撒种。怒江地区的傈僳族、西双版纳地区的布朗族、澜沧西南部高地的拉祜族、云南边境的苗族、十万大山的瑶族……都有类似的烧山垦荒、随种随丢的迁耕生活。其他山区的一些民族，尤其是高寒山区的彝族、普米族等民族，也长期在艰苦的生产条件下从事农耕，“种一坡，收一锅”、“春撒一片坡，

“秋收一箩筐”是他们这种状况的形象写照。

傈僳族、拉祜族、独龙族、佤族等民族还保存着季节性的原始采集、狩猎经济的遗风。傈僳族几乎“家家有渔网，户户有弩弓”。每年四至八月为采集野菜的季节，采集野山药、野百合、野蒜、竹叶菜等；八至十二月为狩猎季节，有集体围猎，也有单独进行狩猎的，主要猎取熊、豹、野猪、马鹿、麂子、獐子和飞鼠。拉祜族采集是由妇女和儿童担任的，通常采集红毛薯、山葫芦、地枇杷、鸡嗉果、马尾根、树丝包和苦莲子等；狩猎由男子担任，他们每年十月至次年二月带着弩弓、没有铁镞的竹箭和口粮到森林里打马鹿、麂子、黑熊和野猪。独龙族以集体的形式进行采集活动，在大多数的家庭里，采集的食物占食物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有些甚至超过百分之五十。他们除采集植物的根块、果实、菌类外，还采集鸟蛋、小虫、螺蛳等小动物。西盟的佤族直到1957年还有寨子除了不能行走的老人和小孩外，男男女女一起上山集体围猎，时间长达一个多月。

傣族、哈尼族、壮族、苗族、布依族、侗族、畲族等民族则较早地进入水稻耕作的阶段。最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作物学、遗传学、人类学、地理学和语言学等角度，对稻作文化起源地和稻作发明者的民族属性进行考察，得出了稻谷栽培起源于以云南和印度阿萨姆邦为中心的、包括中国浙江、福建、江西、台湾、广东、海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区和越南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缅甸北部、印度阿萨姆邦等地的所谓“半月形地带”，这就肯定了中国南方是水稻发源地，中国南方各族先民是稻作发明者。<sup>①</sup>各民族充分利用所处的自然条件发展水稻生产。哈尼族依赖“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条件修筑层层叠叠的梯

<sup>①</sup> 见李昆声：《云南在亚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载“云南社会科学”1981，1。

田，有的高达数百级，从河谷一直延伸到山顶，象一副巨大的天梯伸向天边；苗族、布依族、侗族、畲族等民族也多倚山坡筑梯田；傣族、壮族等民族则经营着较大面积的水田。

基本上处于山地农耕经济状况的中国南方各少数民族，新中国成立前夕社会形态也具有不少独特的性质。例如：

独龙族还保留浓厚的原始家庭公社制，他们称父系氏族为“尼勒”，整个独龙河流域共有十五个尼勒。每个尼勒由若干个家庭公社组成，每个家庭公社有共同的地域，以山巅、河谷、森林、溪流等为界形成一个自然村寨，叫做“克恩”。十五个尼勒下面，共有五十四个克恩。克恩在本村拥有公共的耕地、猎场、渔场和采集场，克恩成员或在全克恩共同占有的土地上共同耕种，平均分配（称“夺木古”形式），或三、四个近亲“火塘”（个体家庭）组成“勐昊”共同耕种。傣族还保留某些氏族组织的残余形式——由同一祖先的后代所组成的集团“初俄”（氏族），以崇拜对象——图腾为名称，共有十几个氏族。由于近几百年来不断的迁徙，各个氏族散居各地，在经济生活上的联系已经很淡漠，但在象征性的共同名称以及某些观念上的联系仍然保存。

基诺族的基本社会结构是由不同的氏族共居所形成的地缘单位——农村公社，每个村社有两个长老——“卓巴”（寨父）、“卓色”（寨母）按传统习惯处理村社的行政、祭祀和生产等事。担任此职唯一的条件是年龄最大，不论其他。土地归村社共有，村社内部占优势的是以父系氏族为单位的土地共有制。盛行伙耕伙种，收获时按劳动力平均分配产品。布朗族每个村寨由几个至几十个不同血缘的家族（“戛滚”）组成，土地、山林、水源等属于村社所有，各家族对于村社公有地长期占有使用，通过家族内每年定期分配土地实行单户生产。海南五指山中心地区的黎族保留一种由数户至一、二十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的共

耕组织——“合亩”，由父系家族中的男性长辈担任“亩头”。广西大瑶寨的瑶族也有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组织——“破卜”。

西盟佤族的村寨是一个处于没落期的原始农村公社，每个村寨都有自己的领地范围，尚有部分村寨公地。村寨内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产品的分配已发生不平等现象，但同寨人还多少存在着共同的经济和相互帮助的义务。人们还以村寨为单位举行较大的宗教仪式，进行政治、军事活动。景颇族、云南景洪等地的哈尼族、澜沧西南部的拉祜族……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农村公社的社会形态。

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等民族有带农村公社性质的“榔款”、“款”、“议榔”等组织。苗族小的“榔款”包括一个或几个毗邻村寨，大的“榔款”一般以大寨为中心集若干小榔款而成。管理行政事务的榔头、款首和军事领袖一般由选举产生，主持司法、排解纠纷、裁判罪犯的“理老”、“行头”和祭司一般是自然形成。榔款的最大权力组织是议榔大会，议榔大会制定的规约一经通过就成了“法律”，上至头领下至群众人人必须遵守。社会上发生纠纷或违规之事，由理老评审，有首领和群众中的“三老四少”参加评议，有的时候还要依靠“神明”裁判。侗族以鼓楼或公房聚族而居，以族姓或村寨为活动单位，有处理一族一寨事务的最高权力组织——氏族大会或村民大会，有共同约定的“习惯法”。以地缘为纽带村与村、寨与寨联盟组成“款”。布依族、水族“议榔”等组织形式也大致相同。

一些早已进入阶级社会的民族，也还保留着氏族酋长制的残余和氏族公社集体进行农事活动的痕迹。一些山区的壮族保留“寨老制”，每个村屯有一个寨老，由村民公推或自然形成，负责处理村中各种事端；大瑶山一些瑶族在进行农事活动时由社庙的社老和甲头指挥，连浸种、播谷、插秧的日期都由他们决定。

自然环境、经济状况、社会形态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氛

围。新中国成立前夕，带原始思维色彩的灵魂观念、图腾信仰、祖先崇拜等还广泛地存在于中国南方各少数民族的精神世界里。傈僳族相信，日月、山川、动物、植物等都为“神灵”或“鬼魂”所支配。他们把神或鬼分成三十多种，有山鬼（米司尼）、水鬼（爱杜斯尼）、路鬼（加姑尼）、院坝鬼（乌沙尼）、家鬼（海夸尼）、梦鬼（密加尼）、血鬼（洽尼）、魔鬼（尼拍木尼）等；景颇族认为自然界的万物都有鬼灵，他们把鬼分为三类：一类是天上的鬼，一类是地上的鬼，一类是家鬼。鬼有善恶大小之分。西盟佤族相信的“神灵”或“鬼魂”更多，如管地震的“格拉柔姆”、管打雷的“普冷”（又称“达阿撒”）、管水的“阿容”、管风的“达务”、管树林的“腔秃”、管谷子的“司欧布”、还有使人皮肤发痒的“阿瑞”、使人头痛、脚痛、筋骨痛的“吉袖”、使人得疟疾的“各朗”、使人肚子肿胀的“宏”……

他们更相信人有灵魂。独龙族认为，人有两个灵魂：“卜拉”、“阿细”。人活着具有卜拉，人体投在地上的阴影或映在水中的倒影是卜拉存在的证据，做梦时所见所为是卜拉暂离身体外出活动的结果；人死后，出现第二个灵魂阿细。云南梁河阿昌族认为死去的祖先有三个鬼魂：一个在家，一个在坟，一个在城隍庙。鬼魂能保佑其后代子孙，也能祸害家人。

原始灵魂观念基础上的植物动物图腾信仰、祖先崇拜普遍留存。傈僳族有十几个氏族，分别信仰养、竹、菜、麻、柚木、虎熊、猴、蛇、羊、鸡、鸟、鱼、鼠、蜂、雷、火、犁等，分别以这些植物、动物等的名称作为氏族的名称，侗族、彝族、拉祜族等许多民族信仰葫芦。侗族平时把葫芦看成是十分神圣的东西，栽种时必须选个吉日，栽种者生辰八字要与栽种季节相宜，而且一般是家里的小孩或年轻人，认为这样种子才能一种百发，硕果累累。云南哀牢山彝族家庭通常把葫芦放到壁龛或供桌上供奉。



拉祜族以葫芦笙为民族的象征，平时将葫芦笙放在谷筐内挂于火塘上方熏烘。他们说火塘是家神和祖先的处所，熏过的葫芦笙附有灵气，吹起来天地祖先才听得见；黔东南一带苗族崇拜枫树，修建房屋爱用枫木作中柱，有的迁徙新地先栽枫树“请示”，枫树活则定居，枫树死则离去。广西三江侗族尊重金斑大蜘蛛，平时手指不得对它乱指。畲族等民族崇拜“龙犬”，按龙头或狗头的形状雕刻成“祖杖”敬奉。

崇拜祖先、尤其崇拜始祖的遗风更盛。侗族村村设有祭祀祖母神“萨岁”的神坛“然萨”（祖母屋）或“堂萨”（祖母堂）。设在露天者，用石头砌成圆丘，丘上栽一株黄杨，旁边置一把雨伞；设在室内者，以白石垒成石堆，中间插一把纸伞，周围有十二个或二十四个小木椿或小石堆（表示守将之位）。佤族崇拜创造万物和人类的木依吉，每个村寨附近都设有“鬼林”以让木依吉存在，有的鬼林还盖有庙宇似的小草房以敬木依吉。西盟佤族每个村寨还有一个至几个木鼓房，里面放两个木鼓。他们认为木鼓能通神，“一击木鼓，木依吉就知道了，就来享受供奉了”，又认为木鼓也有灵魂，所以也摆放祭祀。拉祜族家庭设有祭祀家神“页尼”的神位，澜沧县竹塘区的拉祜族“页尼”神位祭祀创造万物和人类的厄莎，其他各地的拉祜族“页尼”神位既祭祀厄莎，也祭祀其他直系祖先。搬家时神位要由家长背着走在前面，搬进新居以后也要首先安放妥当。永宁纳西族信奉始祖柴红吉吉美，布努瑶族信奉始祖密洛陀……

动植物图腾信仰、祖先崇拜演化成各种风俗民情活动。这种活动贯串了一年中的各个生产环节。怒族、独龙族等民族打猎前要祭祀兽灵或司野兽之神。怒族祭祀以羚羊的形象出现的兽灵“呷叭”，他们先在野兽经常经过的路线上插上竹签，然后向“呷叭”献上祭品，祈求“呷叭”“使所有的野兽都来会面”，“使所有的野兽都来相见”。佤族每年春播以前要砍人头砍牛尾